



学会放手

蒋静波

女儿就要去南京参加一所高校的自主招生招生考试。如何去南京？学校在哪？附近有什么宾馆？我在网上做了几个晚上的功课，预订了离学校最近宾馆的房间，同时也预订了三张高铁票。做完这些，我如释重负。女儿放学回家，我满心欢喜地告诉她。谁知，她脸色一沉，生硬地扔下一句“我自己一个人会去，不要你们陪”，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房门。

留下我，面对着紧闭的房门，一脸的落寞。

眼前掠过女儿上学第一天的情形，我牵着她的手，来到实验小学门口。她怯怯地依着我，好奇地张望着新的学校。我摸摸她的头，边松手，边松手，边推她进去。女儿蹦蹦跳跳地进入了校园，几步后，忽一回身，冲着我喊：“妈妈，你要早点来接我啊。”看到我点点头，她朝我挥挥手。我看着她，直到消失在学校的尽头。那一刻，女儿就像一只刚出窝的雏鸟，我多么希望她早点学会飞翔。

10岁之前，我每离开女儿一步，对她来说，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。一次我去外地开会，女儿在她阿姨家睡了一个晚上，半夜醒来，不见妈妈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所以，若无紧要之事，我一般不会离她半步。13岁了，当我要求她学会一个人睡时，她嘟着嘴，眼泪汪汪，一次次求我让她在我身边再睡几天。当她终于主动提出想独自就寝时，我心里又涌起了不舍。趁她熟睡后，我悄悄来到她的床前，替她掖一下被子，拣起落地的衣裳，望着她红扑扑的脸蛋出神。若听到她于梦中发出“妈妈”的叫声，眼帘就会笼上一阵薄雾；总有一天，她会离我远去，即使梦中呼唤着妈妈，我再也听不到那美妙的声音。

曾经，母女俩有那么多说不完的话，做不完的事。学校里发生的趣事，上学放学路上的见闻，同学、老师、考试……我们一起去踏青、拾树叶、跳绳、放风筝，一起看书、学儿歌、做游戏、打拍子……女儿让我重回童年的时光。

转眼，女儿读初中了，记不清从哪天起，她独自买了本带锁的日记，又给抽屉上了锁。从此，在她世界里，有了我不能进去的领域。她渐渐变得不再粘人，也不再跟我分享一些事情。一起出去时，她已不愿让我牵着手。当我兴冲冲给她买来衣服、鞋子时，她开始嫌衣服幼稚，鞋子不合脚，从此买衣买鞋都得由她做主。那些时日，我是那么的不安，多希望时间能停歇一会，让我调整心态，从容地面对她的成长。

女儿高三了，开始谈论起喜欢的大学、专业和理想。她是个天真幻想的女孩，一会儿想去采矿，可以欣赏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景象；一会儿想去修水利，可以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；一会儿想去发掘文物，可以近距离触摸历史。我听了大吃一惊，告诉她现实和浪漫无关，女孩子还是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为妥，做公务员和老师是不错的选择。她非但提不起兴趣，还认为我干涉她的理想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，但做母亲的总希望孩子能在现实的世界中奋斗，因为浪漫的尽头还是现实。至今，我心里一直不踏实，不知即将面临高考的女儿，将如何选择大学和专业？又将从事什么职业？

我牵着女儿的手一路走来，不知何时，途中女儿已挣脱了我的手，独自走到了另一路口。我的女儿，羽翼已丰，她将离开旧巢，飞向更广阔的空间。

我孤独地站在旧时的路上，一遍遍回味着龙应台《目送》里的话：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”我终于慢慢明白，她再也不可能重回此路，而我则必须学会放手。

成长的节奏

崔海波

女儿上初中开始住校，六人一间寝室，她一直睡下铺，我挺放心的，每学期开学帮她去铺床挂蚊帐也很方便。升入高中后，分到的是上铺，虽然我自己学生时代也一直睡上铺，但还是担心她半夜里会不会滚下来。

上周末，女儿回家沮丧地对我说，文理要分班了，同寝室的好朋友可能要分开了。

我蓦然想到铺位问题，说：如果有可能的话，借这次调整的机会，你向老师去要求一下，能不能换到下铺。女儿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为什么要换到下铺？上铺不是挺好的么？我们算过了，上铺两米高，平均每天爬三次，就是六米，我们寝室在四楼，每天爬两次楼梯，至少三十米，一年住校时间大概八个月，这样累积起来等于爬上了一座珠穆朗玛峰，高中三年就是三座。”

爬铺还能爬上一座珠穆朗玛峰来，这着实让我刮目相看。孩子能如此随遇而安，并以积极的态度挖掘上铺效益，让我感到又意外又高兴。想想也是，高中生学业负担重，锻炼时间少，爬爬上铺也挺好的。于是我打消了叫她去要求换下铺的念头，说：“好啊，等高中毕业，你就是一名登山高手了。”

孩子得意地说：“那当然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。”

前段时间，有朋友组织去横溪爬山，从松石岭上去，沿途风景很美，绿竹入幽径，青萝拂行衣，春风拂面让人心旷神怡，大家走走停停说说笑笑，倒也不算很累，到了五都头，有人觉得原路返回不过瘾，提议从左边的小道插过去，一直走就能接上亭溪岭，那边也可以

下山到停车场。于是一千人马兴致勃勃继续行进，从下午两点到傍晚六点，整整走了四个小时。女儿一开始精力旺盛，又是拍照又是发微博，让同学即时分享好山好水好风光，还帮一位带着宠物犬来爬山的美女牵狗绳，渐渐地就走不动了，一会儿喊饿一会儿喊累，我真有点后悔不该带她走那么多的山道，特别是太阳落山后，气温很快下降，山风吹来，寒意阵阵，汗湿的衣衫紧贴身体，我开始担心她会不会冻感冒了。回到停车场天已经暗了，我们是这一天从亭溪岭下来的最后一批登山客，同行的俞先生看了一下随身携带的计步器，走了一万三千米。

两个星期后，另一圈子里的朋友也组织去爬山，并且要求全家总动员，一个也不能少。考虑到上回爬山把女儿累得几乎趴下，估计她这次可能不肯去了，她如果不去的话，我的兴致也会减去大半。星期三晚上通电话时，我字斟句酌地说：“这次去的是雁村，如果走累了的话，我们中途返回就是了。”想不到女儿却说：“半途而废啊？这怎么能对得起我的攀登欲？”

原来她早已忘了上回爬山的辛劳和饥寒交迫，留在记忆里的只有美丽的风景和顺利到达终点的喜悦。

周末，孩子高高兴兴地跟我们去雁村爬山，虽然久雨初歇道路泥泞，但空气清新鸟语花香，再加上山道不陡，路程也不算长，她非常开心。

寒来暑往，时光荏苒，女儿以自己的节奏慢慢长大，而我总是为她担心这担心那，其实她已经很独立很有主见了，只是我对她的认知总是要晚半拍。

女儿的作业

余庆卿

自从女儿上了幼儿园，就会时不时地把作业带回家。比如：和家长共读一个绘本故事，完成一张“绘本阅读漂流瓶”的表格；自制一个灯笼，并挂上谜语纸条；用文字或图画的形式记录生活趣事；用毛线、蛋壳、珠子等材料给发下来的汽车图案进行装饰……作业内容五花八门，涵盖了绘画、文字、摄影、手工制作等多个领域。老师们很仔细，每次作业，在给孩子们布置了之后，还会在家长群里发一遍，短信再通知一遍。虽然是孩子的作业，但没有一项是离得开家长帮助的，所以女儿的作业就成了我们全家人共同的作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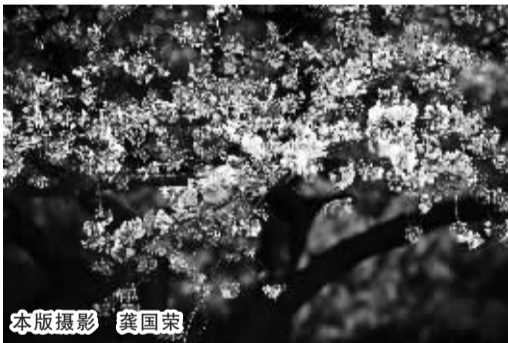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女儿的第一份作业，是准备一盆绿色植物，并用塑料饮料瓶自制一把洒水壶。因为是第一次作业，我这个当妈的也有点小兴奋，自告奋勇由自己和女儿来一起完成。自制洒水壶，这活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不容易。饮料瓶好找，但是要让瓶子能喷出水，就得在瓶盖上扎一些小孔，而这类瓶子的瓶盖特别厚，用一般的针根本就扎不透。怎么办呢？我在家里东翻西找了半天，总算找到一枚长长的尖头铁钉。好不容易用铁钉在瓶盖上钻出一个小孔，灌上水试试，出水却一点也不利索。女儿刚开始还兴致勃勃地跟着我找这找那，递东递西的，还不时鼓励我：“妈妈，加油哦！”结果一看，明

明扎好了小孔，水还是只能流出一点点，而不是像喷壶一样喷出水来的，女儿急坏了，大叫着：“这个水壶不好的，妈妈你给我做好一点啦！”唉，她大概是第一次见到我这副焦头烂额的样子吧。那到底怎么办呢？我灵光一闪：办公室里不是有一把专门钻孔的电钻吗？终于，在同事的帮助下，一个完美的自制小水壶诞生了！看着女儿兴奋地拿着这个小水壶给家里的花草浇水，我这个当妈的顿时成就感爆棚，终于胜利完成任务！

之后的作业，多数时候是我们三个人合作完成的：有时是她爸收集材料，我负责制作，女儿给我们打下手；有时是我设计，她爸和女儿一起动手完成；有时需要一些特殊材料，如卷筒卫生纸的纸芯，牙膏盒什么的，家里没有或者不够，还要发动外婆一起帮忙，真正是全家总动员啊！大家都说，做囡囡的作业，比自己小时候做作业还要积极，还要认真。每次等到女儿放学回家，我们还总要不放心地问一句：今天带过去的作业交给老师了吗？老师有没有说什么？要知道，交到幼儿园里的每一份作业的背后，都凝聚着每一对父母乃至整个家庭的智慧啊！

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女儿的接送任务基本都交给了奶奶和外婆。直到开学后一个月左右，我正好有时间去接她。来到教室门口，我一下子就被那里的布置给吸引住了。教室的外墙上，贴满了孩子们的手工作品，有一辆辆用各色材料装饰的小汽车，还有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粘贴画。外墙门口被布置成了一个生物角，放着小架子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、小动物，装在玻璃缸里快活地游来游去的小鱼啦，趴在小瓦盆里的小乌龟啦……真是生机勃勃，趣味盎然。走进教室，各个角落也被孩子们的“作业”装扮一新，处处洋溢着童真、童趣！孩子们每天在如此美妙的环境里生活、学习、想想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这个时候，我不禁对孩子的老师们生出一股敬意来：每一次的作业，从设计内容、通知家长，再到收集、整理，最后展现出来，都要花费多少的精力和心思啊！

从那天起，我们对女儿的每一次作业，都更加重视了。每一次和女儿共同完成作业的过程，都是一段甜蜜的亲子时光。我希望，当女儿逐渐长大，在她独自面对繁重的课业负担的时候，至少，在这样一段童年的回忆里，作业，是个美好的名词。



本版摄影 龚国荣

总第 5597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网坛风雨路

——李娜自传

21

语言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队员间交流的障碍，加上我天性喜静，和网校的同学们并不是非常熟。平时大家都忙着比赛和学习，还不至于太冷落寂寞，等到圣诞节的时候，校友们都回家与家人团聚了，偌大的校园豁然空空荡荡，只剩我们三个中国人。

时节又是寒冬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沉默了，那种孤单的感觉实在难以言表。尽管校外的街道上飘着悦耳的圣诞歌曲声，但那并不是属于我们的节日。

实在想家的时候，我就写信。

多年后，我妈说她把我的比赛视频都存在移动硬盘里，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插在电脑上，想看哪场球就看哪场球，我打哪场比赛时说了什么，穿着什么衣服，她都知道。但在当时，我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，写信就是我排遣寂寞的最重要的活动。

爸爸去世后，我把工资卡给了妈妈，希望早日还清家里欠的债，能让妈妈过上好一点的生活。有时打比赛，主办方会发点奖金，这就算是我的零花钱。

出国后，妈妈担心我手头拮据，在每一封来信里她都

要问我还有没有钱，我就回信告诉她我很好，不缺钱。

真是讽刺的现实，我们俩都穷得要死，但都在拼命向对方保证：我很好，我有钱。

现在想来，那些信件大概流露出不少稚嫩的自负，很多信都写得像决心书似的，内容也大同小异：妈妈，我今天和谁打球了，打的情况如何如何，我会继续努力什么的。妈妈给我的回信除了鼓励之外，更多的则是对我生活状况的探问。她惦记我，又不敢说太多家长里短的话让我分心。

网校运动员的比赛经费是固定的，比赛打完，经费也就用光了，耐克不能给我们额外的补助。我在网校提高得比较快，成绩也不错，教练希望我能尽可能多地参加比赛，我给妈妈打电话，她赶紧去找余教练商量办法。余教练立刻陪着妈妈去找体工大队，告诉他们我们的成绩很不错，游说大队给我投资，软磨硬泡才争取来宝贵的1000美金。

据说少年时期的遭遇最容易影响一个人，因为那是他/她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核心时期。小时候的我简单快乐，需要什么张口告诉爸爸妈妈就好，父亲去世后，我的世界都像变了颜色。每次我回忆起少女时代的往事，感觉都像是灰色的，没有像别的女孩子那么轻松、那么美丽、那么罗曼蒂克的感觉。那时的我倔强、忧郁，坚硬得像块石头。清寒艰苦的少女记忆或许将会深入骨髓地伴随我走一生吧，不管之后多么富有、多么轻松，那个努力攒钱还债的女孩子始终盘踞在我心中，挥之不去。她影响我的程度，也许比我以为的还要深一些。

在网球学校10个月的训练结束之后，我去日本打了一场球。比赛一结束，我就能回家了！

这时候我和普通美国人交流已经没什么问题了。外国人喜欢我的名字，因为简单，容易上口。我的治疗师交了个意大利女友，对意大利文化颇有心得，他问我是不是有意大利血统。我告诉他我是地道的中国人，他说，觉得我的性格有点像意大利人——前5分钟可以跟你好好地说话，忽然一下子说翻脸就翻脸。单纯、直率，性情中人，这都是意大利人的典型特征。我听完，有点想笑。他说的意大利人，有点像武汉人。

网校伙食营养均衡，搭配很科学，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最爱的还是湖北菜（还喜欢同样火爆、浓烈的四川菜）。一想到我那花样繁多、口味浓郁的家乡菜，我就忍不住食指大动、口水长流了。就不说正餐，光说早饭吧。武汉人管吃早饭叫“过早”，外地人去武汉，有条件的都讲究去户部巷“过早”。但在我看来，“过早”不一定非要去户部巷，在街头的小摊上吃碗炒豆丝，口味未必就比几十年的老店差。武汉人“过早”，花样多多，芝麻酱拌的热干面香气扑鼻；油炸面窝金黄酥脆；豆皮上的糯米颗颗晶莹发亮，鸡蛋皮儿下面藏着软嫩鲜香的香菇、鲜笋和肉丁；糊粉汤要搭配油条吃，米粉的浓厚和油条的香脆相得益彰；除了这些，还有糯米鸡、重油烧梅、蛋花米酒、牛腩面……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